喪禮吾說篇

喪禮吾說篇標記

是篇援據旨繹多所考辨其正前儒之誤者非一端矣茲特舉其與時俗不合者標記于左正俗說

病中不遷寢　不易牀　不易衣　不辟夫妻男女子婦養疾說

卒不當在正寢　訃不當稱卒于正寢卒正寢說

禱復不出門禱復說

訃不稱卒何所　哀子哀孫一人不列衆子孫在後父兄稱命赴不稱某服赴說

不楔齒　不綴足　襲不去冠屬纊楔綴沐襲含說

小歛不遷戶內　大歛不遷東階　二歛皆不用冒

不用絞　無覆棺裹棺之飾　漆棺無畫等　棺內不得去褊柎小斂大斂說

殯不偏西　殯當在廟不在庭　不用椁幬題湊柩車諸物　不掘地　棺不南首　不用熬筐　倚廬不在門外殯說

貴有銘旌賤有銘無旌銘旌說

無重重說

弔客有賻物喪主無答物　客不設祭　主不襲客

客有哭不拜　主必拜客客不答拜弔喪說

尊主拜卑主不拜　喪只二主衆子孫不得執杖在

主列主喪說

明器不備物　簇宅非相地　卜日不必卜遠日獻材陳器簇宅卜日說

告廟不剏廟　飾棺不用池戴披紐諸物啟殯行遷說

殯不用礫瓷　父母不得分甃葬說

虞後隔一日即卒哭不隔月　卒哭日即作主不在

練後反哭虞卒哭祔說

主不再作　主式不列兩合一如得炎不用尺二寸

不書考妣及奉祀名作主說

二十七月不撤喪　禫服不止一月練祥禫說

小斂奠不在堂　大斂奠不在室　大遣虞祭不兼

在甕日　禰後不廢吉禘（奠祭說）

哭死無定位　生哭不待爲位（爲位說）

婦不升東階（奔喪說）

贈賻不分死生　含襚不必及襲斂（贈喪說）

孝子不解髮　非有事袒免不去冠　婦人不變笄

總帶　齊衰三月與總無變服　三年衰不縪　税

服不計死月日（喪服變除說）

女子子婦不用折首笄　纚不是紒　露紒不是髽

古無梁冠　首絰非冠惓　女衰無負版裳無辟

積　蘸不可作櫝　非非艘名（服制說）

服闋不足限滿（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喪服無斬衰　無絞帶　古無承重孫　漢後無承重孫　無為後者　嫁母出母非所生不服　庶孫為父所生母不降服　祖為嫡孫不期　父母不為長子三年　同母異父兄弟不服　嫂叔不止小功

庶子不以為父後降生母服（喪服古今異制說）

久葬葬後服兩月不服三月　改葬服緦不服三月（葬服三等說）

童子不製五等服（童子喪服說）

古無心喪喪服無心喪說

葬不數閏　喪服不數閏　周忌祥禫不數閏喪有數閏

不數閏說

衛靈不弔季桓子　魯昭少不喪母　春秋無公儀氏　魯乘丘不敗　邾婁升陘不敗　齊王姬非魯莊外祖母　公叔木母不改嫁　公叔文子不遇衛難不謚貞　冉有不使楚　陳無太宰嚭　魯哀請襚不請襲　季武子死時不得有曾點　宋襄不得葬夫人　子思無嫂喪禮言事不實說

終

西河合集

喪禮吾說篇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姪黃較

喪禮吾說篇一

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則嘆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于禮祇春秋記事多拔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于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如有三年之喪而至于棺椁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

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諸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儀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辟譽吉以一官遠鄉里胸腹旣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乏考據而屍即闕之初還里時先斷祭禮通俗譜藉以問世而哀疾頻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仍就簡編綴成帙間被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難稍多以己意相疏析而一往審愼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于武斷則務絕焉特喪禮煩屑

原無成書其中略具始末者惟一士禮然而喪禮假

孔子之名禮弓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始有其名喪服自子夏以爲傳

儀禮喪服作子夏傳則明儒識閾後起然且較後于戴記以荀

子與喪小記雜記爲之藍本夫荀子在孟子後與呂

秦相近而戴記取荀子以成篇如三年問即荀子禮論篇類士禮

又取荀子戴記以爲之藍本則後之又後然而漢晉

儒說皆不能脫其羈絡漢戴德作喪服變除魏蔣濟

王肅作萬機論証諸論而晉劉智作釋疑賀循作喪

服要記止據士禮爲論辨雖其書不傳然已雜見于

諸書之中至宋人無學反編士禮爲禮經周官戴記

爲禮傳謬亂踳駁乎皆欲正之而不可得也今所論說率以孔子春秋與論語孟子諸書爲之據而不得已而無所據者則據三禮夫說禮者行禮者也趣庭學禮本思稍布諸綿蕞而入官太晚且值聖天子御世禮明樂備之際躬親盛典何所表建然而不渫之議禮則其職也往者承乏東除會遇

國恤隨　諸親王大臣後恭送

皇后發宮于遵化陵園班哭沙河爾時詣奉常大夫竊詢行事終不敢行所論說以爲

王朝典制非所當預古無天子諸侯之禮是篇亦不敢說及惟是民間

瘞埋狃于俗習有與古禮　今制並相悖者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方用之則仍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閒是亦大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爲篇

養疾說

養疾者孝侍疾病送死之禮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最宜慎重者齋于此而稍有遺憾則終生悔恨後亦無容讀禮矣敢養疾之說略見士禮（即儀禮）而是書難據大抵戰國人所爲其于春秋所行禮尚不盡合何況前此故嘗就其說

一參校之

養疾無遷寢疾牀專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此適寢即內室也室謂之寢故又稱適室則此非外寢可知乃註者曰此是正寢與天子諸侯路寢並同則焉有路寢而北墉者乎字有北墉南牖路寢在王朝牖庭之廣中庭有何北墉乃謂本在燕寢及將死而遷居于此則以危病之人而綿牀遷徙問已奇矣且作喪大記者又附二字曰廢牀謂撤牀臥地將死地也人初生廢地此生女而賤惡之辭乃曰初生在地今病困而返于地則是纔猶未爲先臥地以俟其死此非養疾而役疾也且曾

子易簀止有牀在何曾廢牀
不易又曰徹褻衣加新衣謂恐客來視易去舊衣而
加朝服于其上新衣者朝服也按論語疾君視之加
朝服拖紳此以待來視疾之故不得已而爲此禮非
爲賓客且設也此時何時徙以賓客細故而亂此
大事焉一以易衣致誤或易衣而客不至豈非大憾
漢龔勝傳莽使者璽書綬勝勝假病篤爲牀室中加
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直本論語行禮然不
廢牀不出外褻不易去舊衣且必使者到門俟而加
朝服此故非養疾然亦必按節有如是者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識解又云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其所云持體謂各持一體如大戴禮所謂曾子病時使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是也所云不絕其手正指持體者之手謂男手持男體女手持女體不使男女得易手也此襲穀梁傳文以爲解者乃喪大記亦引之不作持體解但以男女不相褻爲言而鄭氏復註曰畏其相褻夫以垂死之人而防褻已過矣且亦思此婦人者非他卽死者之妻與死者之子婦也夫妻送夫死亦非褻事今此一刻不令前則將來死後何以同穴

若子婦則疾痛苛癢亦侍有素一旦以存亡之際而反絕之則于情于理總屬不合且此非知禮之言也禮年老則夫婦同藏老者出必以婦人何則以奉侍之得周洽也故辨別之謝嶸女箴曰古者男女六十可間居即共居也以古無偏未三十故不敢也是六十以上其在他女不防褻而預防褻此婁與子熟乎明禮部黄嶧講學于薛瑄之門垂死時止一老妾屏不得前使門人侍疾夜分各俯首所枉燭滅不變顯別嫌欲有所告而喑不能言左右屬而設淚藏

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即室也適寢者內寢之別名云適親之也鄭氏謂是正寢按正寢即天子諸侯路寢之名路者大也其地在王朝耦座之南次于兩楹所稱王庭者天子諸侯往往退外朝而聽政于此此原不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云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君大喪必斂其地故雖卒于內寢小寢而亦可曰路寢如春秋書公薨于路寢非死其地亦謂既死則必殯尸于其地一如薨于其地然薨死得其正無他故也所以別于薨不書地與薨于他所之被弒者也故薨既有所則凡路寢小寢高寢亦

但書之而無所表識于其間自後儒誤解春秋謂薨
于正寢雖未必真薨于此然亦必臨訣而遷于其地
如此適寢則必養疾時來遷如喪大記君夫人卒于
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皆先遷其地者嘗考書顧
命成王大漸出負黼扆遷王几使羣臣受顧命訖當
是時若須遷寢則直從堂上黼座遷至堂下之庭間
但此步事了乃復還內寢而撤黼座之幃幄帳之于
庭以為來日殯堂之用皆所云茲既受命還出綴衣
于庭是也是必死而遷尸于此不得生遷可知矣蓋
瀕行移寢大是危事於曾子易簀遽有止者見此云

適室自非正寢何則室可名寢而正寢之寢必不可以名室以正寢在庭也（其[illegible]寢北[illegible]下惟室有北堂庭即無有說見前）在庭之寢則名路名外名正而不名室在室之寢則名小名內名適而不名正其他寢名則周禮春秋各殊其數亦各異其地然皆不可爲典要若康王居喪入路寢而曰覲室者在寢傍耳今居無殿庭動曰正寢不無非分且春秋公薨慮有不虞故必書地以明例今上無死亡有何難測而假此例以書之則多事矣况舊時赴文亦並無有及死所者乎

辟復說

古禱復在屬纊無炁之後夫綴絕于口遷衾于體儀死者炁似須先禱復而後憮尸庶有久第但古禱五祀雖士祭祇二祀而禱無限數今或門或竈并家廟禱之至養者未服則凡衆弟下子孫皆可行事至于復禮則士以有司爲之有司自服朝服祔爵弁服而掔其領此士服也由命士以上各以其所衣之服招之如諸侯衰衣冕服夫人税衣褕狄等升屋而號曰皋某復者三皋者長聲也然後降屋授衣于能受能者入而覆其衣于尸其衣不以斂不以陳御此復法也若天子諸侯則有遍復于廟于朝于寢于內外門及山林及四郊者鄭氏謂之招魂

復魄言呼名其魂而使之復反于身也按古原有招魂之禮屈原九歌有禮魂一章及原亡則其弟宋玉作招魂詞以冀其復生故荊楚三月不忍春亡亦招魂水上以復春氣至兩首六朝南北阻絕其兩地死亡多有招魂以葬者賀循虞喜之輩其所議禮具在也今家無有司或五服子弟稍改新服持死者生平所服衣而招之家廟及堂室門屏之間此亦幽明相接死生感召之一節也客有談禮于堂者盛言禱復禮無益時張南士甫甥逕在坐進曰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勿得此亦求也先慈張太君從臨川聞之每誦

其言

赴說 卽訃也

赴稱某卒不知所始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則卒者大夫死之稱也今以士庶而書卒則僭以尊于大夫者而書卒則爲貶故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以下稱卒而高堂崇議公及諸國王大將軍縣亭侯車騎將軍並稱薨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俱稱卒假有外别獨予謂不必然者春秋諸侯其赴于本國皆稱薨赴于列國則皆稱卒是卒者上下之通稱也

見士記雜記彼此參錯天子諸侯稱不祿大夫亦稱不祿天子諸侯之太子稱死士亦稱死尊卑無紀反不如稱卒爲大道矣但古赴文止稱某卒不稱卒于何所此春秋書法尚可用以入赴訃並寢尤非禮乎見前說又書生年并享年若下亦非是此墓文中事至主者署名則古稱哀子無子稱哀孫止一人今列衆子衆孫非是宋儒助兆作書儀分稱孤子哀子二等無父稱孤無子稱哀此極無禮之事而今並遵之祇古凡稱孤則必有父兄一人爲之命赴稱乃曰父兄命赴者即尊于也主喪有尊卑二人見主喪說鄭氏謂大夫以上有命赴而士即無之則士喪禮本

士禮儀然曰乃赴于君命赴者拜送何也特古書赴法不知命赴者著名與否今并列主者之前則尊卑二主相卒赴告未爲無禮但稱命赴某不稱某服後世朔士署服制于職名之上免擗祭也有服不與祭茲逼行稱名而可及之

屬纊欲綴沐襲含說

屬纊 屬纊也病者多出氣恐氣絕故以薄絹布口鼻間略作掩覆以續其氣昔予云絓纊聽忽謂耳察其絕續也漢志三屬讀三注屬絓同音鄭氏曰新絹易搖動絹不動則氣絕矣但以此作絕氣之候全失屬義

非是

襚衾　襚者覆尸之物死者氣絶則另設牀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以便浴襲故喪大記曰襚用斂衾去死衣是也但其曰斂衾謂先製此衾將來可以爲斂用者非以斂衾覆尸也鄭氏謂小斂衾將陳此時必當用大斂之衾則喪具並異甫遷尸焉得遽具二斂衾乎

楔齒　此爲飯含設也古有飯含禮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將以飯與玉含之口中恐死者齒噤故須以角柶楔其齒此固禮或有之但其制不典據士禮不惟親

如軏上兩末詘楔以角爲之而形如曲軏以中曲處入口而撐其兩端于口角故曰上兩末謂楔之兩頭在口角上也然已不忍覩矣後以覩朱氏家禮則竟以一箸横口中按角柶卽角七禮原設之以爲鉶羹之用七箸一一類則或以角箸楔齒開如荀子所謂唅以楡皆者亦無不可但不可横楔横卽銜枚也而可乎予皆謂楔齒綴足此禮總不必行者春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禁不受含以志在伐齊也欒懷子祀之曰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遂受含是當時未皆楔齒也啟卽含不啟卽否何必楔齒三禮出戰

國之後其在春秋聞便多不合此亦其一耳

綴足 士祕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綴足者恐死者足繆戾難着擬也至其自作記又曰用燕几校其足使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跨之而夾死者之足于其間如校脛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校足荷校也及觀椌号又曰毀竈以綴足謂毀其飲食之竈示不死者

飲食 取其號以柳兩足使相聯綴則或校以几或柳以號虐侮極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既已持之而復庚繆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沐浴諸禮浴在殯所皆以適室爲正殺卽處所也故階前掘坎左階丁少西以棄浴潘瓜剪等物西牆作埊埊土塊作竈曰埊在庭西壁下以煖水皆殯堂傍也據云疾居北墉下死而遷尸于南牖斯時已去死衣用幠衾前見則裸尸矣豈有裸尸而可以由室而堂而庭遷殯所者雖殯必遷尸然皆在脊姿之後大斂之前雜記所謂奉尸夷于堂此時未能也況周殯在西階上正過西壁而乃掘坎當其前壘竈在其下雖有殯牀何處安設則與屬諺禮又見檀弓曰曾子之喪浴于爨室夫爨室可浴則不必在殯明矣若其沐法則用潘淅米汁沐髮組其髻用組束髻而笄之舊以桑木爲笄今隨

用爪手（翦手爪）浴法就牀抗衾（不易牀也抗手擧起也）涙之以二巾（上體絺下體綌）而收其浴（又以一巾乾之）爪足（翦足爪）蓋事死與事生不同總之用其意不備其事故荀子曰不沐（言不必如生人沐也）則濡櫛三律而止（濡櫛濕櫛也律者批髮也）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式拭也）此易曉者

【襲】於是可行襲禮矣舊浴畢有浴衣即浴巾也前二巾以濡體此浴巾以乾體而或昧其制竟列之襲衣之巾似乎浴畢所著之衣誤矣襲衣先用明衣裳（明單……也）以布為之較長于平時而衣可下膝裳可逮跗（下者過之也逮及也）婦人有中帶皆飾衣以緇而飾裳以緅（緆者緣也）

上青下纁黃色舊說象天地也然後袍者之袍有絮者而襲之以生平之冠服與士庶之所宜服而襲多其稱冠服如公襲卷衣玄端士襲爵弁皮弁類凡衣有襲謂之稱稱有帳數如十二稱公九稱今無定制束以采帶加采五搢以笏舊云竹笏乃始設小帢巾以襲而帢以緇目耳瑱以絮充耳足履冬皮夏葛手之握帛以帛繫手而繫纏于指此皆通俗而不礙古者特襲斂之禮有冠有服惟士禮無冠而鄭氏又堅稱死者不冠但用帛裹首以便斂襲此制大不可解古凡喪祭禮冠重冠服襲之爲藏所以藏衣冠也塟而立廟所以爲游衣冠之地也故雜記子羔之襲用皮弁一爵弁一玄冠一而家語孔子之喪亦襲以冠是以

後漢劇黨與皇甫士安欲却冠服則必以幅巾代其冠而隋唐襲制凡有官者用冠服封者用冕服否則或曰恰或介幘無非冠也且夫子路之結纓何也謂大身雖死不可以不冠也故曰君子死冠不免乃死未竟睘即取其冠而毀之則免冠矣況言禮之書亦皆有冠如雜記有公襲玄冕爵弁之文而士禮亦自以爵弁皮弁列襲服中乃又言襲用服而不用冠推其誤實由于過信荀子而不解其說既關言禮家多出荀子如以禮論篇爲三年問類荀子云脫襲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緩目髻而不冠笄矣其意謂送死之具皆壁

而不貫大抵有其物而不備其事故縉紳無帶有簪笄而無冠笄無冠二字貫串于此不知彼所云無冠笄者謂無冠之笄非無冠也古首有二笄一以安髮謂之導笄此男女通用一以安冠謂之冠笄惟男子有之而此婦不用何則一是明都一則冠首不動搖也乃作士禮者不通其意竟謂男子不冠女子不笄分冠笄爲二而于男則但曰簪笄而無冠文于女則直曰簪無笄此非襲荀說而誤之者乎吾故曰三禮皆漢後書而士禮尤不可信非妄語也且其襲誤非一也見後

含　含口實也謂死者口不可虛故須有物以實之但古有飯含含物含二禮而總名曰含飯含者生事之禮如天子飯黍諸侯飯粱大夫飯稷士飯稻類尚含者死禮如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類此公羊傳許或謂飯含皆用物不用黍稷謂飯非食道也且但用一物而分大小以别之如玉則皆玉周禮典瑞供飯玉含玉細者飯大者含也貝則皆貝檀弓飯用米貝以貝之細者為飯大者為含也或用不然飯含皆用物然非一物如禮緯天子飯珠含玉諸侯飯珠含璧卿大夫飯珠含貝類飯是飯含是含也然而總

不可爲典例者即三禮所記已言人人殊況而乎此者又並不然春秋成子七年公孫聲子夢食以瓊瑰而死註謂瑰珠瓊玉含物之象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則大夫而含珠玉與天子以珠天子含玉之說俱相悖矣含行含禮者后來以錢則世多用錢一孟米一孟貝而不含以二孟入塡中然其禮不可泯也舊死日而襲則沐浴飯含皆在此一日惟小斂次日大斂與殯在三日耳但含當在襲後而士喪記含在襲前則襲有布巾所以掩面者士含則去巾以千親含也大夫含則掩巾而當口鑿竅以入之以穀含也者先含

則不必鑿矣又襲含一地士喪記云飯于牖下則仍在室南牖下又云既襲爲燎于中庭則又在堦矣喪大記堂上一燭下一燭士禮之悖誕如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文[illegible]克嵩[illegible]
遠宗[illegible]

喪禮吾說篇二

小斂大斂說

小斂 雜記小斂于戶內大斂在阼夫士始死至斂殯祗限二日士二月殯且不除死日白虎通士大夫二日小斂故自始死遷尸南牖後則用憮衾而沐浴而飯含而襲而小斂皆在此地今曰斂于戶內則計其所遷之節初在北墉牖屬纊既而遷于南牖遷尸憮衾又既而遷于適寢即正寢遷浴于此又

既而仍遷于牖下（飯含于牖下）又既而遷于庭（襲而祭于庭）今又遷于戶內窆間（當戶曰戶內即窆間也）將又遷于堂（斂畢舉尸使于堂）將又遷阼（即大斂）將又遷于中庭之西（須于西階）則兩日之間凡九遷矣死者何不幸而遭此但襲斂有節既襲之後衣被雖備然以漸加飾必又分二斂以至于殯此亦飾衣之無如何者特加衣虛名不事煩數但使死者可安斯已耳據喪大記與士禮二斂皆有絞用二事絞者用布直之一幅橫三幅以直幅從頭至踵絞結之然後將橫幅分上中下三襟而橫束三道以對為紋結如造物然大斂手足形還藏不過將手足

四體皆爲收檢而藏之衣中原無有以皮革橫相結束之理故字書曰歛者藏也收也江淹賦云拱木歛魂夫魂亦可歛何必結束充內藏外抒金精桁存既有棺椁則雖結束之間與散藏等又且絞外加衾衾外加冒冒者所以韜尸上冒名質從首韜至手下冒名殺從足韜至胸質則綴其頂與右一邊殺則綴其足與右一邊其在于與胸與左一邊則背不綴但從尸右環韜而綴之以帶謂之左袵然且分君大夫士以別袵綴之多寡君錦冒黼殺綴七大夫玄冒黼殺綴五士緇冒赬殺綴三則直一肉襲矣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屨衣被容飾儼

然猶且惟懼襁褓以取人憎惡今殮者形旣難觀而又横縮屈褶包裹綑紮漫然無頭面手足之可以想像人子心安亦已矣僞殮者有知能無愧憾見其事有斷斷難行者據云襲後卽月月在斂前則二斂之縫必不能于月上復加衣衵又况小斂有絞直一横三大斂又有絞直三横五（大斂衾數多于小斂而帶則勢窄小斂原帶大斂被帳也）吾不知此二絞者于二斂之縫將并衣而并絞之耶抑一縫一絞一縫又一絞也大并縫并絞不必兩斂若一縫一絞則旣加縫于月後又復加縫于絞後吾不知將何衵法將何縫法是一關楷也吾故曰此

賤國後儒陋禮非先王禮也〈今不得已姑取其可行者先鋪紟（紟單被也斂尸之單被可舉以遷尸者）次爲衾（衾即夷衾也著尸者）次襚（前尸襲之衣兹取斂服加上袖與裳發令不出使手足不動可衣襚也）據禮君大夫士皆十九稱（補義九前）不必盡用然後舉尸于其上以襚之在紟外掩右紟而衽之謂之左衽（死者左衽）于是男女皆踊尸哭辟踊舉尸而出于中堂

〈大斂〉若大夫大斂則紟衾與襚與小斂同爾夷衾有二一爲衾一覆衾即前幠尸者是也其襚數則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皆不盡用者遂舉尸而下于棺

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墨子桐棺三寸荀子棺厚三寸〕至周則增至七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是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牆翣之制有不同耳〔檀弓孔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與孟子不同非是〕檀弓有重者左傳所謂屬椁所謂櫬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禮器棺多一重謂棺下有茵上有抗木作一重莊子又云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四重者一皮張〔用水牛革兕革此親身者〕二椑〔即椑也又名椑〕三屬〔以椑為之與大棺連屬總名椑宮〕四大棺諸侯大夫除大棺外則諸侯去皮張爲再重〔止椑屬〕大夫去椑爲一

重比屬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櫬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檟以自爲櫬定姒匠慶蒲圃之檟以爲櫬則皆用木也椑者杝也即椑也椑俾䙖同此謂大夫止用屬而不用椑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椑否則屬與椑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揚喪大記裏棺披朱綃綠綃琢以金鐕所以釘鐕者大夫玄綠綃士緇綃皆牛骨鐕其所謂裏棺者謂棺之裏以著體當飾也今棺裏有屬屬裏有椑椑裏有皮革則此所飾綃將鐕之皮革之裏乎抑亦大棺之裏

屬椑之外乎若鍇之皮韋之裏則君有裏繪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繪若鍇之大棺之裏屬椑之外則士有裏繪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繪況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爲朱綠而玄纁之是漆室布錦叟外垠塗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爲製所藉膠漆而大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蓋士不漆此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塱周以瓦棺不漆殷人棺椁即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椁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即用坎侯漆坎侯即箜篌(名樂器)其漆法但用物合于兩木合

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僇漆則逾栁禮文祇大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于如此且其中有最要二擧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即苓牀今所稱七星版者用板一片鑿孔七精椎守以安尸在春秋有之左傳宋元公云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即死者之牀與枕幹即死者之體也自士禮大記皆楄前殺捆既殺捆不得不毀冠既毀冠不得不卸枕既卸枕不得不并苓牀一大製皆從此而則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楄柎二字見三禮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之禮也今椑斂時先安靈牀于椑底次安靈枕然後

爲以完韜藥尸衾而徐下之實彝（死者所剃之餘髮）爪（手足所翦）諸物于四角不實金珠（隋唐以後歷代素禁且亦不利于死者）于是又冒以大衾而盖棺焉其外袵束雖舊有賜制（君襲三袵三束大夫士二袵二束）然歷代以來皆隨俗爲之並無一定兒近世袵束多易大斂更非舊制所得拘乎

殯說

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今大夫士庶通用三日其殯法則周制在堂西之庭間所謂西階之上者今通在中堂不惟不在西并不在庭蓋舊時在庭原不可解卽濮晉言禮家亦未嘗一思其義先仲氏嘗言三代

之制殯皆在廟廟之堂則祖宗山祭時所棲神也在主
宗內及祭出[illegible]主殯者之柩難以升堂不得已而殯之階
庭今上禮諸禮但以爲殯在正寢即路寢也路寢可
殯則何難升之堂間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一何草
促故說禮之家皆謂殯于祖廟周殯于路寢而春
秋不然按僖八年致哀姜于廟[illegible]而[illegible]左氏曰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哀姜見殺于齊[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則不致也謂不當祔廟不致
主又襄四年季孫欲貶定姒襄公母不使殯于廟是周
亦殯廟故廢以不殯廟爲非禮春秋皆然也乃說者
又謂不殯廟是不朝廟夫朝之與殯截然二事未有

朝廟稱殯廟者乃左氏本文明以不薨寢與不殯廟連言正以寢廟為兩地也若殯在寢薨亦在寢則不薨不殯皆在一地非對舉文矣但古之殯法與今不同假以天子龍輴而椁幬龍輴者謂載柩于輴車而幬以龍也椁幬者謂龍輴之外欑木從地起四周如垣而上覆以屋如椁之形于棺幬之覆于地也蓋此時無椁[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如[illegible]椁實明器而象椁此時無幬而又象幬故云若諸侯輴而設幬則亦有輴矣而無龍也亦欑木如幬而又非椁也蓋椁者旁有四柱謂之四阿周禮匠人殷人四阿重屋鄭四柱也晉語立于西阿謂西榮之棟也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

上後人所謂四柱椁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任故春秋成二年宋文公卒椁有四阿左氏以爲僭禮是也漢儒不解阿字謂夏屋兩下殷屋四注諸侯亦欑木如椁而上無題湊遂無四注則是諸侯有椁有四阿而但無題湊樞乃之不言椁左氏之言椁言四阿所以爲僭俱不道矣先仲氏曰諸侯欑不象椁不列四柱但欑纍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椁而象幬故不曰椁幬而祗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解幬字謂幬是蓋棺之物夫蓋棺者在殯名幕檀弓布幕縿幕是也葬時名褚列子幠褚

大記素錦褚是也並未有蓋幬名幬者幬帳也有頂有四垂非蓋物乃又謂上不題湊祇以橫木平架之且謂藝時有抗土之格長方如牀面橫縮有格蓋時加揩上以抗土借蓋其上則本文何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欑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稱爲屋而乃曰不題湊日平架何也且上加抗土則抗土將以入壙本藏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則全然齒於妄言毫不于行時一計及者此又非賤國儒之禮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欑法則尤從來誤解者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欑四周而上不

設屏障之帳有翣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翣故曰以幬然幬有四周欑高于棺而士則並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至棺之上塗而止則曰見塗其不言幬者以大夫與士則皆不用幬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三家廢幬言不敢用幬非竟無事也乃旋者謂大夫廢車而著棺于地士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塗于外大夫死者無罪廢車緣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之所欑殯非瘞窆之所揆之葬用遠日之義即三月而葬猶且卜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即使作斂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

者多辨變禮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面矣且請問此何據也見其中有大不逼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淋椑不可將榻閣難與擒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可率行也是以天子諸侯尚有榆沈以將地（榆沈者榆白皮之汁也瀋之可澆地令滑）縱綍以引柩如所云三家廢輴而猶設撥（即綍）者此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爲率車利鈍之節（大夫士塟時用引綍而殯時不用）而至于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輴諸侯輴車而大夫士則用

輁軸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又云大夫朝廟用輴轉殯將用輁軸又上以輁軸朝廟是大夫士皆用輁軸矣 且大夫朝廟亦必輁車而推上則直以輁軸朝廟此考之諸說而皦然者若謂大夫綴地士埋地則不止等殺而已彼有車者雖著地絕柩猶恐不利而無車者直埋之而不使出土戶雖峻亦何致礙而如此極也若欑置西序猶云殯于西階耳乃註曰欑指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而塗之夫序原有訛牆者說文曰序者牆是也然亦有訛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也殯既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云何人爲壁于西牆下則此

地已爲竈矣。又云夏祀竈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竈。熬粥。奠鬲中矣。彭論。牆下必不可竈。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攢竈在竈上者。按尚書顧命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此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見據士禮。則又有設鬻之甑。設在楣西。若鬻在西牆。則楣西何地。又見幬以門扇得名。三面攢木而一面倚牆。其于以幬何解焉。若塗者飾也。飾塈丹塗。飾杇。亦曰塗。尚書塗塈門以泥飾之謂之塗。塈又云塗丹雘。則以丹青飾之謂之。塗。杇。不能斷斧暴覆以塈茨則

定加采飾次無畫用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君坐塗上屋則但塗屋而不塗檐大夫塗不暨于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士塗上則但塗屋而不塗身是塗皆上截非泥可知矣今殯無攢塗亦無平幃但棺下支牀夾牀之製首足有欄復載如車或用床欄上即幾作勢則上頭皆藥將之物斷不可用樻上從即楮占前見匠頸于中堂勿西朱氏家禮謂言翦訓矣言大近謬西則且棺不衛列北首南足禮運死者北首檀弓葬于北方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避以尸南首商祝奠舍時尸首當南牖去尸出堂亦然及朝廟時北首朝服又遷車南首而出夜道亦然夫殯以面為主首北則面門若首南則面屏矣行以脈為主足先則脈指進

十

若首先則膴胸也矣徐仲山喪制記曰人生以首先死以足先生異于死也含歛行以首先人行以足先人異于含歛也至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檀弓帷堂並作帷門喪大記有歛聑徹帷謂小歛聑徹戸內之帷雜記有朝夕哭不帷謂朝夕哭必褰帷不褰下也檀弓有帷殯非古謂奧肩不褰帷非古禮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爲殯不設帷遂致魏晉儒者如賀循劉智龍談據上禮皆謂古殯無帷幛全藉重木在前以爲遮蔽大重止一木何能蔽殯尤本無重也說見後古凡言徹帷不帷皆褰帷不垂非竟却去大記塗殯下則曰帷之雜記無柩者不帷則至葬後無柩始却帷此時正需也若禮又有熬謂熬粥旅

魚腊以簋盛之置之殯側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

日又以多簌爲熬設君用四種八筐大夫則指東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

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衛中脈只蟻集此井榫

之乃名之也祇殯踰二日古皆不大殮日而白虎通

通限三日則大死日言之多二日矣故禮子亦殮日

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避死日言之今三日人斂

既去死日則四日成服此考之禮前後何間然者記雜

許君五日而殯去死日合六日大夫三日亦日爲四日士二日不去死日鄭氏喪大記士之殯與諸侯

小斂出死三日于是朝夕哭謂朝一哭夕一哭有朝夕奠擗踊草枕塊

十倚廬于中門之內而居之以倚木爲廬下著中門者寢宮

之門其廬在門內東牆下即所謂廬于喪次者以殯宮不可離也諸禮皆作門外則守殯者與殯宮隔絕大無禮矣惟孟子五月居廬趙岐註在中門內此禮然可據者大抵未葬居倚廬既葬居堊室以白堊室在門內堊室在門外舊說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又云大夫於廬士居堊室皆不通惟大記又云既殯居倚廬既葬柱楣以者地之木夷翦外柱既練居堊室庶或近之

銘旌說

銘旌二字見于周禮司常大喪供銘旌謂書銘于旌

也（正義記稱銘旌 謝謂旌旐是一物）銘者名也古書旌者名小記稱男子書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獨鄭氏謂周制書字（孔疏）（謂天子崇賓不書名大夫 以下書之卒亦書名不）與殷制異然並無言書官閥者蓋旌所以別服命既有旌則官閥自明可知也若漢後明書官書字而冠國號于其上（如漢類 晉宋類）今並從之特銘旌本一物而銘與旌異有銘于旌者有銘而不旌者又有旌而不銘者古公侯伯之上一命以上皆各以旌斿之數表其服命而子男之士不經受命則不得建旌兒官師下士以及庶人焉有此物故周制諸侯建旂（畫龍虎熊 六曰旂）孤卿建旃（通帛赤 旃即旜也）旦無旌

者不命之士也是以君卿大夫及命士凡有旌者皆得就旌而書名于上此銘于旌也而至于下士庶人則有銘無旌旌則有旆有鈴有旂而銘則但取緇帛長一尺士禮長半幅古十幅尺今改爲長之數也一赤帛長二尺幅調二尺共三尺皆廣三寸連綴之而書名于赤幅之中進不稱旌此銘而不旌也乃又有旌而不銘者檀弓設崇殷也設旐夏也崇者刻繒爲牙形而飾于旌之兩傍旐雖旌屬而第用八尺布丹之而並無他飾役人稱丹旐是也此夏殷之制而周則取殷之崇牙以進之乘車即魂車也取夏旐以導厭車即明器車也而使人執之旌長

旆怨故旐可執士喪記所謂乘車載旜。旜即崇也。周禮司常建旜。車之旌。旌即旐也。則君卿大夫又別有二旌。士則有乘車之旌。而無旜旌。止一旌。庶人則并一旌亦無有。北齊定喪制品官什者有旐有旛庶人許建旐至齊後則丹旐有通用者然且旌之制。又有不同。天子名太常。不必問矣。諸侯建大旂。則杠高七仞。七斿至地。斿者旂垂之系也卿大夫建旃。則杠高五仞。五斿至軫。車軫命士建物。雜帛爲物則杠高五仞。五斿至較。車較雖喪禮以尺易仞。然在漢後。則竟有用實度者。且各代異制。或以命數爲斿數。卿九命九斿八命八斿以至五命五斿類或以品數爲斿數。如一品九斿二三品七斿四五品五斿六七品三斿類而

中幅之長則自天子二丈九尺外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上六尺此皆不書名而立于乘車之前與銘旌之樹于柩前者別是一物（銘旌與旌顯二物然旂杠尺度相等）今士大夫之銘旌並無鈴旂且於銘旌外不另設旌此是前明至今已革無其制者又且不分貴賤統稱銘旌至銘旌之所由名則皆昧昧矣若唐制大斂之後太常既設銘旌立殿下又設于二旂分置于殿廷之前則古制天子諸侯皆立于銘旌外設乘車厭車二旌熊氏所謂共三旌者明有限數而乃分置殿前儼然如鹵簿之可分列則又晚近之制耳

重說

重不知何物且不解何所用究亦覺得其制據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解之者曰重木所以懸物也鄭氏曰縣物曰重刊鑿之垛諸簪孔于木間使可懸也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者置重之所貼在庭之中三分其庭而重居其一分也在南者在南一分也註疏于此處皆不詳解乃于他疏云三分庭而以二分在北一分在南則以太跨三分矣且以三分庭作句不同然而木之度無明文也鄭氏曰取木三尺疏曰推此則必大夫五尺諸侯七天子九則鄭不知何所據且其曰在南復曰中庭夫周禮在西階上在禮亦言

之屢矣竊南中庭一似全不識周竇而以兩楹之間當之者乃其所懸物則又曰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解曰鬻粥也取死者養疾所餘米而煮爲粥也用二鬲盛之以二瓦器也註曰此則必大夫四鬲諸侯六天子八西牆下庭在壁也又曰冪用疏布繫用靲懸于重解曰冪者覆也以疏布覆鬲口也靲者竹篾也以竹篾繫鬲口而懸之重木之間而所謂列鬻爲彝孔者爲此懸也然而疑之此三尺木者豎之乎抑橫之耶然何以懸鬲而橫則虛而難安于是漢晉諸儒終莫得解至宋崔凱云此必有篾者集橫木也當立三尺木而

横一木于立木之上。然又不知尺寸。至唐賈公彥作疏。始云立者三尺。則横者宜半之。是全無規制。而任後人之意為之者。且此横木者。為懸鬲設也。鬲懸横木。則前此立木所列鑿之脅孔。將安用之。乃又曰冪用葦席。北面左袵。帶用幹。賀之。結于後。解曰。前冪冪鬲。此冪冪重也。用葦席冪重冪者。向北立。屈席兩端。從南冪之而交其兩端于北。東端在下。西端在上。然後結之曰左袵。乃又用竹筏加結之曰賀（賀作加賀解）。吾不知此一木者。究是何物。于義無所取。于理不可解。于形于製。皆猥陋弇褻。而不可為典要。然亦何以名曰

重于是言禮之儒如賀循劉智范汪蔡謨輩爭相疑儗或謂喪家無幕藉此遮擁則帷幙之制自昔有之有事褰屏無事施下何必假此以爲蔽若謂倚廬喪側藉以作棟則廬于喪次而不設覆木開于楣堂之傍可苫蓋者若謂重有主道與廟主相表裏則此一木兩耑竟非棲神之具見既已設銘則死者名號自有所依兼之旌旂揥摽識儼然復爲此藐不相干之制實起無爲乃相沿貿貿致趙宋司馬光作書儀以魂帛代之而近代鑿糟叔孫且有削木三尺書名其中以爲重者此禮禍也予謂重卽銘也重有主道

謂銘與主相表裏也蓋斯時未能作主而先以銘表之故檀弓于銘旌之後伸繼之曰重主道也謂愛之敬之所以必盡其道者以爲其道主道也是以衛子有云書其名置于重則名不見而柩衛則明矣夫衛子所云書名置重者豈一木二銘可書名抑亦草廓可書名所以爲書死者之名而置之銘册則其主名雖不彰而柩猶顯何則以其必書曰此某氏之柩也蓋銘者名也因其可書名則謂之銘因其可以代主則又謂之重無二物也乃作士禮者以爲重有主道而不得其說襲肖子之文而更竄之于士喪禮曰取

銘置于重于既夕禮又曰取銘置于重啟書爲取啟

名爲銘則但取銘旌而置于重傍于重何與且未殯

之前銘借宇西既殯之後銘置建側將葬在道銘置

茵車（茵車蜃車也此士禮據周禮而又誤者蜃車另一車非銘旌也）未嘗與木相依

也銘重一物而强分爲二且又强造一與主必不相

類之物而以爲有主道焉可通乎否故曰重有主道

銘旌也主書名銘亦書名也然則何不書于木曰懸

物之木書之聚一繫之以葬無可書二既書銘矣不

再書三或曰重者幢也書名于幢正所謂銘旌者也

是言得之

終